

J241.58/226

奇幻風雲錄

蟬翼劍



武壇 奇幻 玄靈 魔法 怪異
原創立鼎江湖

何子丘 著

编者话

这是一套献给所有武侠玄幻爱好者的精彩专辑，也是献给所有喜欢美丽事物的朋友的礼物。

现在是2002年，离我们初次推出武侠专辑已经过去10年，那么长的时间，足以让我们遗忘一切最熟悉的面孔。但是，有时候时间也可以令我们对一些美丽的事物记忆更加深刻。

每一个名字，每一个喜爱武侠故事的朋友，都被我们如此深刻的记忆着，挥之不去，令我们怀念、爱慕……不需要更多的语言来形容，只要喜欢就好。

时值2002年的年中，象我们一样深爱着武侠小说的朋友们，忽然发神经的在现在这个业已远离武侠时代的新世纪，出版了这套《奇幻风云会》，在这套专辑里，“奇幻制作组”的编辑们——我们这些同样对武侠小说情有独钟的人们找到了久违的惊艳感觉，为了能让更多的朋友和我们一样欣喜和快慰，同样是武侠人的我们制作了这套《奇幻风云会》。想必大家看了也会喜欢——那毕竟都是我们的心血呀！

好了，该说的在这里也都说完了，下面就让大家享受这余温尚暖的奇幻大餐吧！

奇幻制作组

2002.10

目 录

第 一 章	劫后余生	1
第 二 章	惊天之秘	21
第 三 章	紫天无极	42
第 四 章	冰火交融	62
第 五 章	拜堂成亲	82
第 六 章	重见生天	102
第 七 章	金兰结义	121
第 八 章	劫狱风波	141
第 九 章	南海幻剑	166
第 十 章	立威千军	185
第 十 一 章	双雄之会	205
第 十 二 章	天香宫主	224
第 十 三 章	冤冤相报	244
第 十 四 章	梅兰之变	264
第 十 五 章	你争我夺	284
第 十 六 章	恶痒之毒	305

第一章 劫后余生

杨飞醒了过来，却见四周漆黑一片，伸手不见五指，身上粘粘糊糊的，动弹不得，暗道完了，他必定是到了阴曹地府，准备去见阎王判官，不知道苏花语，白向天怎么样了？还有南宫燕逃走了没有？

杨飞挣扎一下，忽觉有只手紧紧抓着自己右脚足踝，他吓了一跳，为何做鬼还有东西缠着自己，他奋力一踏，总算将那只手甩开，还没反应过来，身体忽然缓缓向下陷去。

“这是什么鬼地方？”杨飞回过神来，只觉周身痛疼欲裂，心知自己决计不在地府之中，换言之就是他还未死。

杨飞只觉自己愈陷愈深，双手摸了几下，满手皆是污呢，心中立时省及自己陷在一片沼泽之中，他不惊反喜，调匀内息，奋力向外爬去，口中还不忘焦急的喊道：

“师父，师父！”叫的自然苏花语，没办法，谁让他叫师父叫习惯了，想改也改不了。

他爬了几下，虽然爬不出来，倒也没再往下陷去，就这么横趴在污泥之上，轻轻喘着气，这个可比游水困难多了。

“杨飞，你还活着？”杨飞耳边传来苏花语又惊又喜的声音，他大喜过望，急忙叫道：“师父，我在沼泽里面，快来帮我！”他激动之下，气息稍浊，又往下陷去。

苏花语高声道：“你呆着别动，等我来救你。”

杨飞又是高兴又是惭愧，高兴的是自己小命终能得保，惭愧的是为何自己每次危难关头都要心爱的女子来救，让人看轻。

过了片刻，杨飞只见一道黑影凌空掠来，他连忙高呼道：“师父，我在这！”

苏花语双足在潭上轻轻一点，右手一引，一股无形之力将杨飞带得飞了起来，她顾不得周身污秽，抱住杨飞向沼泽外面掠去，若非她轻功了得，哪能如此一气呵成。

这片沼泽仅有百丈方圆，若非二人刚好落在上面，皆之苏花语轻功了得，这尤丈悬崖摔将下来，早已他们摔得粉身碎骨，哪有命在。

二人劫后重逢，恍如隔世，又惊又喜的抱在一起，苏花语武功虽高，到底是女儿家，不觉伏在杨飞怀中轻轻哭了起来。

许久，杨飞摸了一把苏花语脸上的污泥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，可惜天色太暗，瞧不见她的模样，一定有趣得紧。

苏花语粉拳在他胸口轻轻捶了两下，嗔道：“人家这个样子，你还笑！”

杨飞忽然“哎哟”一声，伏下身去，苏花语颇为关切的问道：“你怎么了？”她那两拳毫无力道，哪伤得了人。

杨飞苦笑道：“你打到我伤处了！”

苏花语一脸歉然道：“对不起，人家不是故意的，我们先找个地方洗洗污泥，然后我再帮你疗伤。”

“洗澡？”杨飞闻言立时来了精神，眉开眼笑道：“好师父，咱们一起洗鸳鸯浴吧？”

“鸳鸯浴？”苏花语怔了一下，方才会过意来，啐骂道：“色鬼，谁跟你一起洗，早知道让你淹死算了。”

杨飞涎着脸笑道：“好师父舍得让徒儿淹死么？”

苏花语板起脸道：“没个正经，我可是你师父。”言罢，自己倒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二人说说笑笑，携手小心的朝与沼泽相反方向行去，还未走得几步，杨飞踢到一物，极是沉重，他重伤未愈，脚步虚浮，“哎哟”一声，差点摔了个狗吃屎，还好苏花语眼明手快，将他扶住。

杨飞摸索着拾了起来，天色实在太暗，看不清到底是什么物，只觉好象是把兵器，他正想拿把兵器有何用，却闻苏花语沉声道：“这是我的剑痕！”

“剑痕？”杨飞呆了一呆，忽然想起一事，失声道：“它不是在小燕子身上么？”

苏花语点了点头，接过剑痕，轻轻叹了口气。

“小燕子！”杨飞仰天一声厉喝，思起南宫燕生死未卜，立时心如刀割，哪有心情去洗什么鸳鸯浴，回头又往沼泽奔去。

苏花语大声道：“杨飞，你干什么？天色这么暗，你去那里不是送死么？”

“别管我！”杨飞头也不回道：“我去找小燕子。”

苏花语又叹了口气，将剑痕置于安稳之处，作了个记号，亦陪着他去找南宫燕。

有了苏花语，杨飞有惊无险的在沼泽四周寻了一遍，哪寻得到南宫燕的影子，他怔怔的望着乌黑黑的悬涯，忽然高声呼道：“小燕子！小燕子！小燕子！”

声音在空谷之中回荡，苏花语叹了口气道：“小燕子多半已经……”

“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小燕子怎么会那么霉运，我都没死，她怎么会死？”杨飞声音愈说愈小，及得后来，已然泣不成声，以前他从未发现南宫燕在他心中如此重要，或许一件东西要等到失去才会觉得珍贵。

苏花语芳心不知是喜是忧，怔立良久，忽道：“或许小燕子真的没有死，不如等到了白天再找吧？”

杨飞点点头，强颜一笑，他也知道这个希望极小。

“小飞！”这个声音阴沉得好象自地府里传来，骇了杨飞一跳，是白向天的声音。

杨飞颤声道：“是师伯么？”心想难道是白向天怪自己没有帮他，做鬼了也来寻他麻烦，冤枉啊，小飞为了您差点连小命都上了，他心中疾呼。

苏花语循声寻去，她内功精湛，在黑夜之中勉能视物，见得重伤在地的白向天，忙道：“杨飞，是你师伯，他还没死，快来帮忙！”

杨飞急急奔去，与苏花语二人慌手慌脚的将白向天抬到平坦之处。

若非白向天武功已至天人之境，身受如此重伤，又摔下万丈悬崖，恐怕早已毙命。

苏花语心中暗暗佩服，盘膝坐好，抵住白向天背心命门输过内力助他疗伤，而杨飞想起自己尚有治伤灵丹，便一股脑的将怀中之物取了出来。

还好这些东西他用油布包着极好，并未被污泥浸入，里面除了几张银票，苏花语给他的玉牌和紫气秘笈，就有三个小瓷瓶，两个是南宫逸赠的，一瓶是雪乌丸，另一瓶是他的独门金创药，还有一瓶是南宫燕骗自雷洪的千年参丹。

杨飞也不多说，将仅余的三颗雪乌丸尽数倒入白向天口中，等了片刻，似乎并无效用，他一边心中大骂南宫逸那个庸医，一边将千年参丹向白向天口中倒去。

白向天咳嗽了一下，忽然轻声道：“不用了，不要浪费灵药了。”声音微弱之极，几不可闻。

苏花语道：“杨飞，你也受伤不轻，自己服两颗吧。”

杨飞点了点头，默默服了两颗千年参丹，迎着寒风站了片刻，污泥都结成了硬壳，身上冰凉之极，他忍不住打了个寒噤，想起一事，便道：“我去找些生火之物。”

这涯底到也不乏树木，横七竖八的躺着不少尸体，不是中毒而亡就是活活摔死，杨飞暗暗心惊，在一具尸首身上寻到火石，便在白向天旁边升了一堆火，又弄了个火把，去寻水源。

他运气颇好，这涯底三面是绝壁，另一面是一片森林，不远处还有一个小湖，更妙的是这里有不少天然山洞，口

小里大，寒风吹之不入，杨飞找了处较为合适的一个，着苏白二人搬了进来。

白向天受伤实在太重，疗了会伤，便即沉沉睡去，气息平稳，看来一时半会也死不了，杨飞这才放下心来。

苏花语听闻旁边有个小湖，哪还多语，迫不及待的奔去，这满身污秽的，她实在不愿再有片刻如此。

看着苏花语连人带衣跳入湖中，杨飞暗暗佩服，天气如此之冷，在冰凉的湖水中沐浴，要是他的话，早就冻死了。

许久，杨飞还不见苏花语浮起，不由担起心来，苏花语莫不是真的被冻死了吧，可恨天色太暗，看也看不清楚，许是潜到别的地方去了。

杨飞打着火把，缩手缩脚的走到湖边，探了探湖水，好冷，真不晓得苏花语是如何在里面呆这么长的时间的？

蓦地，杨飞只觉双脚被紧紧抓住，他大叫一声：“有水鬼啊！”一股大力，他不由自主的被拖下湖去。

杨飞在水中拼命挣扎，从万丈悬崖摔下来都没死，死在这么个小湖里就太划不来了，苏花语呢，莫不是也被水鬼抓住了吧。

他水性本来就差，心浮气燥之下，连喝几口冰凉的湖水，这时才闻苏花语的声音嘻嘻笑道：“杨飞，是我！”

“师……”杨飞刚一开口，又灌了一大口，看来几天不吃东西都饱了，他不假思索，连忙反手将苏花语紧紧抱住。

不知何时，苏花语衣衫尽褪，杨飞满怀软玉温香，却没心思占便宜，他冻得簌簌发抖，只想尽快上岸烤火。

苏花语在杨飞耳边轻声道：“我们就在这里练天香秘诀吧！”

“在这里？”杨飞一脸诧色，要是沉下去做了落水鬼怎么办？练功练得淹死了，传出去笑掉别人的大牙。

苏花语点点头，反问道：“好不好？”

杨飞身上愈来愈冷，不由抱得苏花语更紧，藉着她的体温，杨飞喘了口气道：

“可是我身上好冷，在水里多呆一会冻死的。”

苏花语道：“你照着你所习紫气神功的心法运功，过上一刻就不会再觉得冷了，这样练功对你也大有！益。”

看样子今天练也得练，不练也得练，杨飞转过这信念头，无暇多问为何苏花语知道自己练的是紫气神功，强凝内息，运遍全身。

果然，不到盏茶功夫，杨飞身上暖和起来。

这时苏花语又道：“咱们在湖底练吧。”

“不要！”杨飞吓了一跳，这等玩命买卖他是无论如何也不干的，有美人相陪也不干。

“放心，我怎么会害你？”看出杨飞心中所疑，苏花语开始缓缓除去他身上衣物。

接着，一丝不挂的杨飞便被苏花语拖下湖底。

照理说，在这寒冷之日，湖底的水温应较湖面略高，可愈往湖底，湖水愈是冰凉，杨飞不由自主又打起寒颤来。

杨飞憋了一会气，再也忍俊不住，正欲奋力向湖面浮去，却见苏花语香唇凑了过来。

天香真气缓缓流入杨飞体内，他内息由浊转清，神志

稍稍清醒了些，这时，二人已到了湖底，落在一块平坦光滑的巨石之上。

杨飞双足甫一落下，又缩了回来，只因那巨石冰凉之极，湖面的湖水与之比起来，只怕算得上开水了。

这时杨飞只闻苏花语的心念道：“刚才我潜入水中，发现这块万年寒玉，这种万年寒玉是咱们习武之人修练内功的极品，我这才拉你来练功。”

杨飞心道：“万年寒玉，怪不得这么冷，我快受不了了，咱们明日再练吧。”不错，他冻得牙齿打颤，差点咬着苏花语的三寸丁香。

苏花语道：“你不要走神，依法运功。”言罢，拉着快要冻昏过去的杨飞盘膝坐下。

杨飞只觉寒气自巨石上不断传来，走遍奇经八脉，立时将他全身冻僵，只余心口尚有一丝热气，他竭力凝定心思，照着苏花语所嘱运转内息，可这万年寒玉实在太冷，一个时辰功夫，他便冻昏过去三次，还好每次都有苏花语将他唤醒。

过得几个时辰，杨飞已然熟悉这种极度冰寒，神志入定。

待二人运功三个大周天，已不知过了多久，杨飞收功暗察内息，顿觉先前所受之伤不药而愈，内力也增进颇多。

二人浮上湖面，却见湖面结上了一层尺许厚冰，亮光自冰层透入，显然已是白天。

他们被封在冰层下，苏花语无奈只得运功震开了一个大洞，抱着杨飞掠了上去。

杨飞大力吸了几口气，回首去看苏花语，却不觉看得呆了，湖面尽是厚积的白雪，衬着苏花语如玉胴体浑然天成，相映成辉，还好四周无人，览此春色。

苏花语俏脸一红，羞涩的道：“看什么，还没看够么？”到处都是白雪，自己藏的衣服却找不到了。

虽然寒风呼呼，杨飞也不觉如何寒冷，他呆呆瞧了苏花语半晌，忽然神色凝重道：“花语，嫁给我吧！我会一辈子待你好的。”

苏花语娇躯颤了一下，顾左右而言他道：“我的衣服呢？”

杨飞扳过苏花语的俏脸，紧紧盯着她，目光深注，满是深情道：“花语，嫁给我好不好？”苏花语玉齿轻轻咬着下唇道：“你为何突然……”

杨飞忽然一把将她抱住，极是激动道：“我已经失去了小燕子，我不能再失去你了。”

苏花语推开他道：“你难道忘了梅云清么？”

杨飞道：“那只是我的一个梦想，可能永远没有实现的那一天，何况我们现在身陷绝谷，可能一辈子也出不去了。”

苏花语又问道：“要是有一天，我们出去了呢？”

杨飞犹豫了一下道：“我永远不会忘了对你的承诺。”

苏花语叹了口气道：“好，我答应你，不过你也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”

杨飞大喜道：“什么条件？快说，别说一个条件，就是十个条件，一百个条件，我也答应你。”忽又转念想到若是

苏花语到时要他忘却梅云清，那可头痛之极。

苏花语道：“咱们出去之后，你须得上去一趟天香宫，向我母亲提亲，可能还有一项仪式。”

杨飞暗暗松了口气，笑道：“这算什么条件，我答应你。”贼兮兮的看了四周一眼，又道：“咱们这么光溜溜的站着，要是被人看见了，我倒没什么，你被人看了，我可就亏大了。”苏花语嗔道：“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”顿了一顿，反问道：“要是女的呢？”

杨飞没想到一向冷若冰霜的苏花语也会打趣，古怪的看着她，二人相视一望，皆忍不住捧大笑起来。

好不容易，杨飞止住笑意道：“我们先回去看看师伯，再去找小燕子，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”

苏花语这两日同南宫燕相处融洽，感情不错，闻言神色黯然，叹了口气道：“希望小燕子真的能飞，脱此大难吧。”

再看杨飞时，却见他东瞧西望，还弄了根树枝在冰面上划来划去，苏花语不解道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

“找衣服啊！哈，找到了！”杨飞欢呼一声，他的衣服被封在冰层之中，隐约可见，他运足内劲一拳轰去，“轰”的一声，那厚厚的冰层破开一个数丈方圆的大洞，杨飞未想自己如此了得，呆了一下，怪叫道：“我好厉害啊！”

苏花语自碎冰中取回他的衣服，含笑道：“这也叫厉害，要不要你师父表演给你看看。”

杨飞穿上内衣，暗暗运功烘干，却将外衣披在苏花语身上，他知道苏花语武功较自己不知高出凡几，借此机会

正好瞧瞧，佯作不服道：“看就看，我不信你比我厉害。”

“你退开！”苏花语嫣然一笑，待杨飞到了湖畔，这才道：“你看好了。”

只见苏花语默默运功，玉手在空中划过一个圆圈，她周遭空气忽然急骤的旋转起来，气劲飞溢间，只闻得轰隆一阵连绵不绝的爆响，雪花飞扬，寒冰四溅。

待得一切平静之时，只见里许方圆的小湖所结厚冰尽数碎去，苏花语如凌波仙子俏立水面，含笑望着目瞪口呆的杨飞。

许久，杨飞方才回过神来，叹道：“不知何年何月，我才能有这等武功。”

苏花语道：“你练上乘武学不久，今日能有此成就已经相当不错了。”

杨飞忽问道：“师父，你的武功是不是天下第一？”

“当然不是！”苏花语神色凝重道：“我母亲的武功就不知高出我多少，而且昨日我还见过一个武功更高的。”

杨飞呆了一呆道：“我师伯？”

苏花语微颌玉首道：“不错，不过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我想他的武功也没有达到天下第一，要不然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了。”

杨飞叹了口气，一阵默然，心想不知何年何月达到自己的心愿，五年时间，能够成为天下第一吗？只怕是痴人说梦罢了。

“我也找到我的衣服了！”苏花语娇笑一声，捞起湖面飘着的衣衫，清洗了一下，穿在身上。

那些衣服贴着她玲珑剔透的胴体之上，更增诱人之感，杨飞看得心中一荡。

苏花语微运内息，将水气逼出，见杨飞一副呆样，笑道：“又在打我的坏主意了？”

“哪有？”杨飞强抑欲念，穿好衣服，方道：“我们去瞧瞧师伯吧。”

二人回到洞中，只见白向天正在打坐，杨飞轻轻唤了一声，却无反应，只好作罢，对苏花语轻声道：“我们去找小燕子，顺便弄点吃的。”

那片沼泽之上亦满是积雪，二人驻着树枝，步步为营，免得一不小心陷将下去，救人不成，反送了小命。

沼泽周围的尸体中并无南宫燕，而沼泽之上一具尸体也没有，想必都陷了下去，南宫燕若是摔在上面，就是活着，也被淹死了。

二人寻了半天，小燕子没找到，却寻到了飞云剑，正是他们先前所遗。

杨飞呆呆的望着那片沼泽，心中悲愤，跪在地上痛哭起来，正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只是未到伤心处！

苏花语安慰道：“杨飞，你不要如此难过，小燕子在天之灵也不想看到你这个样子，你节哀顺便吧。”她虽也有些难过，却远不如杨飞这般痛不欲生。

杨飞抹了一把泪水，呆呆道：“或许小燕子落到别的地方去了，我们到旁边去找找。”

苏花语道：“你看从这悬崖摔下来一定会在这里，要不然这里也不会有这么多死尸了。”

杨飞抬头望去，那遥不可及的涯顶微见天光，几只不肯南归的鸟儿飞来飞去，时不时停在涯壁斜生的几株老树之上。

望着树上的一片黑影，杨飞心中一动，指着那几株老树道：“师父，你看！”

“看什么？”苏花语顺着他手指望去，不解道：“什么都没有啊？”

杨飞反问道：“师父，以你的轻功能不能攀到那上面。”

“只有百来丈高，这个没问题！”苏花语愕然道：“你要弄这几只鸟吃么，只怕我攀上去，它们早就飞走了。”

杨飞推了她一下道：“说不定小燕子被树挂住了，麻烦师父上去瞧瞧。”这可是他的最后一点希望了。

苏花语一阵苦笑，心想南宫燕若是泉下有知，知道杨飞如此深情，说不定会高兴得活过来。苏花语玉足一顿，娇叱一声，提气一纵，已至数十丈虚空，再见她移形换气，纤掌在涯壁一拍，又升了数十丈，如此反复三次，已跃到那几株老树之上。

杨飞看得羡慕之极，心想将来一定得好好向她请教请教轻功秘诀。

半晌，苏花语抱着一人掠了下来，微笑道：“你可真是料事如神，小燕子真的在上面。”

杨飞急急将南宫燕接了过来，却见她遍布鳞伤，娇躯冰凉，脸色铁青，想必是在空中悬了一日一夜冻的，而且她脉息微弱，出气多，进气少，离死不远了，杨飞心中大急，对苏花语道：“好师父，你快帮我救救小燕子。”

苏花语美目掠过一丝异色，柔声道：“你不要急，咱们先回去再说。”

回到山洞，白向天仍在入定，杨飞又升了一堆火，将千年参丹化对水化开，让南宫燕服了三颗，苏花语盘坐下来，运功助她驱寒疗伤。

半天不见动静，杨飞不由焦躁不安的来回走动，不时问道：“师父，小燕子怎么了？”他暗道要是南宫逸在就好了。

等了半天，仍不见南宫燕好转，杨飞肚中传来一阵咕噜之声，他这才想起已有一日一夜未曾进食，心想反正自己也帮不上忙，不如先去找点食物，他心有此念，便抓起飞云剑，走了出去。

杨飞不知不觉来到小湖边，那湖冰虽然极寒，里面仍有鱼儿游来游去，不过水温太低，游得自然迟缓一些。

杨飞一时也找不到钓杆渔网等捕鱼之具，便持着飞云剑向湖中的鱼儿刺去。

“嗤”的一声轻响，紫色的剑气顺着剑尖透入湖水，明明刺中了一尾游鱼，那鱼儿却夷然无损的游了开去。

杨飞一击不中，并未再刺第二下，这情形好生熟悉，他依稀记得在梅花山庄旁的玉池湖也这样刺过鱼，也一般的刺不中，后来……

后来发生了什么？杨飞望着鱼儿怔怔出神。他似乎想起了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，却总抓不住要点，到底是什么事呢？

天地静到了极点，一切似乎已经凝滞，杨飞心中空空，